

悠悠岁月

快乐的修鞋匠

文/刘智永

1973年农历的腊月十六,快过年了。我表舅的儿子结婚,妈妈叫我跟着外公去喝喜酒。那一年,我15岁。外公是个修鞋匠,他说:“荒年饥不死手艺人,就跟我学徒吧。”我说:“只有腿脚不好的人,才学修鞋匠呢。”外公不作声。

每天,外公家的早饭都是“百叶包油条”,晚上,还炖骨头汤,我吃得油光满面的。挡不住诱惑,从腊月十六到二十六,我跟外公整整学了十天的修鞋,临走,外公送给我一套最简易的修鞋家什。

腊月二十八,再过两天就是大年初一了。妈妈有意想看看我的手艺,把家里一大堆的坏布鞋、雨鞋、解放鞋,都放在我的眼前,笑眯眯地说:“拿到集镇去修,家里又没钱,还不如由你试试看。”

“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!”我向来自有一种不服输的傲气。一双鞋帮与鞋底脱落的棉鞋,三下五除二,就被我修好了。那天很冷,我把棉鞋往脚上一套,跑到

妈妈身边,脚一抬说:“怎么样?省钱了吧。”

妈妈很高兴,刚好爸爸从外面回来,看了看说:“这手艺还不错,我脚上这双解放鞋防风防雨,有个洞,你看能解决一下吗。”我找来一块帆布,几分钟就搞定了。爸爸把鞋往脚上一套,笑嘻嘻的扛着钉耙下地去了。妈妈又拿来一双打了好几个布丁的旧棉鞋,不一会,我又修好了。接着,妈妈又让修雨鞋,我就找来一双彻底报废的雨鞋,两双雨鞋并成了一双。夜深了,我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扳扳指头算算账,修了两双布鞋,两双鞋放鞋,两双棉鞋,还有一双雨鞋,毛估估要拿到街上,没有二三块钱是修不来的。要知道,二三元钱在当时,全生产队二十多户人家,一年分配也不过二三十元。我高兴的一夜没睡好。

第二天,我早早起了床,一个人捣鼓这捣鼓那。妈妈说,太阳从西边出来了,一向睡懒觉的儿子,今天怎么啦。妈妈把我修好的鞋子,拿给村里人

看。半天时间,我面前的破鞋子堆起了小山。乡亲们也客气,有的给上一毛两毛钱,有的拿来几只鸡蛋,还有的拿来几个山芋,或捧来一捧山芋粉丝。我一直忙到三十晚上。家家户户正在吃馄饨,而我却忙着修鞋子。因为许多人等着鞋子,要大年初一出门拜年呢。

第三天,刚过了正月初五,我没有半点拜年的心思。我把家里原先一个坏的旧扁担,改成了小扁担。我挑着皮匠担子,跑到丘陵山区的下沈村。傍晚时分,天空飘起了雪花。我挑着皮匠担,凯旋而归。到家,我把担子往前一摆,包裹往妈妈面前一推。妈妈看我笑咪咪的,扒开包裹一看,惊喜万分地叫了起来,“不得了喽,我儿子捡得宝贝回来了,不仅有山芋,还有山芋干。真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呀!”

我感受到做手艺的实惠,不光能填饱肚子,还能挣点钱。从此,我每天早出晚归,走村串户,专往山里钻,因为山里人实在,

一早出去,晚上总能挑个满满的一担山芋、山芋丝回来,口袋里少则揣个三毛五毛,多则二块三块的。时间一长,我学会了生意经,懂得了门道,给人家修鞋要么给钱,要么给山芋丝,有时还跟人家要来白花花的米,我成了一位快快乐乐修鞋匠。

正月初八这一天,我跑了几十里路,也没有一笔生意。在方山脚下一个小村落,正当我走近一间茅屋时,门缝里传来微弱的声音。“是叫我吗?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不错,分明就是有人叫我。

我挑着担子,推开半掩着的门。“要修鞋子吗?”面对我的问话,没有应答。我刚想转身,突然传来一个老奶奶微弱的声音:“你是谁呀?”我放下担子,仔细打量起来。

屋子里漆黑一片,一张破旧的小方桌,一张摇摇摆摆的凳子,一个没有烟囱的小土灶,老奶奶躺在木板搁的床上。

“你还没吃饭吧?”老奶奶气喘吁吁地对我说。

“我是修鞋子的,带了点干粮,想讨口水喝。”我看到一个水缸,水缸板是用草垫做成的。我用瓷碗舀了碗水,一饮而尽。

“锅里还有一点饭。”老奶奶有气无力地指了指黑乎乎的土灶说:“给你吃吧!”

我揭开饭锅,饭是用山芋干和米合成的,散发出一阵阵诱人的香味。“老奶奶,您是不是生病了?”“谢谢奶奶给我吃饭。”我感谢地说:“我帮您把鞋子补下吧,不要你钱。”

“那太谢谢你,好孩子!”我帮她修好了鞋子。老奶奶又问我哪里人,到哪里去。当她一听说我是唐王公社唐埠村人时,又问我是否认得一个叫刘章毅的人?我说那就是我爷爷呀。她高兴说:“解放前,我老头子是个牛贩子,和你爷爷是朋友。有一次,他到唐王做牛生意,受到一帮痞子欺负,幸亏你爷爷打圆场,不然,两头牛就牵不回来了。”

“你爷爷是我家的恩人,今晚,你就不要走了!”老奶奶腾出了半张床,我看天色不早,就住了下来。老奶奶一辈子生育过五个子女,一个也没有活下来。

“我现在没有依靠,就一个人,时间也不长了……”老奶奶侃侃而谈,说着她从枕头下掏出一个小蓝布包塞给我,她说:“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,十几块钱,现在给你,就算是压岁钱,也算我老头子还你爷爷的一个人情。”

第二天,我一早起来,煮了一大锅山芋,自己拿了几个当干粮,我把小蓝布包又偷偷塞到老奶奶枕头下。

芳草萋萋

老物件

文/张鹏

我一直痴迷老物件,它们有时虽已落满灰尘亦或锈迹斑斑,但我却执拗的以为唯有老物件,才是岁月的见证、人生的见证。

我们办公室里也有这么一个老物件——一把装订案卷时才用到的锥子。椭圆形的塑料锥柄上已经出现诸多划痕,钢针也已被磨得黑亮黑亮,它一点都不起眼,静静地立在的工具盒里。但是在案卷装订过程中,它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件重要工具,标记、钻孔、勾线,样样在行。办公室里,老李、老吴已经熟练地用这把锥子不

知装订过多少卷宗,看着他们向我做着示范,细致地校准、标记,细心的钻孔、勾线、绑扎,一本本装订整齐的卷宗摆在我面前,敬意油然而生。我仿佛看到这把旧锥子在慢慢的放大,两位老同志勤奋、钻研的精神深深地烙进了这把锥子的沧桑外貌之中……

装卷工作只是我们审理工作的一小部分,但是却最直观的反映了案件质量水平,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工作环节。正如我们审理工作也只是纪检监察工作的一小部分,同样如此,都需要像

锥子一般勤奋、一般钻研。

现在,这只锥子从老李、老吴的手上一直传递到我这里,这不仅是简单的工作交接传递,更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传承。不论在装卷、审理还是其他工作中,我们都要像这把不起眼的锥子一样,耐得住寂寞、忍得住孤独,一丝不苟、刻苦钻研,发扬“锥子”精神,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绩。

午后,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办公桌上,工具盒里那只安静的锥子依旧散发着柔和的光,似乎在随时待命。

闲情逸致

寄托

文/陆军

夜,已经很深了,而我,一点睡意也没有。

推窗看了一眼楼下,没有行人了,推门看了一眼隔壁的丫头,还在写作业;于是,我更没有睡意了,其实,刚才过去的半小时左右,我朦朦胧胧的,似曾,仿佛,好象……我不知道如何形容,我甚至联想了很多……两年零三天前,我的母亲离开了我,也就是说,每年的元旦,既是新年,也是我的殇日。为了不扫大家的兴,元旦当日我没有写,因为这毕竟是我一个人的事,而现在,特别是在这恶劣天气,不得不让我的情愫怀念在我的母亲身上。以前条件差,即使

没有空调和取暖器,在鸽子窝的小房子里,也舍不得冻着她的宝贝儿子,每天起早贪黑,我的童年,少年,直至成年,多少个寒冬腊月,都是有我的母亲在陪伴和呵护。我没有成材,有点对不起她,想想既惭愧又内疚……而如今,我也接过了教育下一代的重任。

其实,我不懂教育,我老婆是教师,她是懂的,我只会接接送送,做些辅助的后勤工作罢了。就在刚才,大雪纷飞中接到丫头,我递给她一杯热橙汁,她没说些什么。她也不善言辞,但我看得出,她很感激我。就这样,我们一大一小,父女并肩,皑皑的

白雪留下了两串回家的脚印……其实,我平时对小孩也算不上严格要求,也不是急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,我不能把我没能实现的梦想和愿望,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,这是不公平的。我做不到的事情,凭什么让小孩来完成。我的最终愿望是希望她健康平安,既成材又成人。

窗外依然是雪花飘飘北风呼啸,尽管冬天让我们冻手冻脚,但是,天冷心不冷。我不可能忘记我慈母的笑容,我更坚信,不管我的女儿到哪里,她都会永远记得她父亲的身影。想到这些,任何时候,我的心中都有股力量。



近日,由中国美术家协会、江苏省文联主办的“第三届中国粉画展”美术作品展览在江苏现代美术馆开幕,我区油画学会主席王爱俊作品《渔民系列之滩捕》入选此次展览。

小庄物语

阳光扶贫

文/黄晓春

握一握手,说说暖心的话
坐一坐床头,听听不同的人生
疾病与贫穷,有时
是无法回避的磨难
没有忘记,也不该忘记
每一个生命活着的尊严

除了钱
还要做些什么?
留下温馨的雨露
培植生活的乐观,
同一片蓝天下
让阳光每一天温暖